

奇情小說

血巾案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奇情小說 (血巾案)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

譯者 吳縣宋紫瑚

行者 安吳胡寄塵

刷所 文明書局
上海甘肅路

行所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拋球場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華書局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

奇情小說

血巾案提要

柏林一富翁爲某公司書記所殺嫁禍蘇姓逍遙事外惟殺時遺一手帕上有萬名一無賴得之遂以挾制此書記旋爲其僕所知計殺無賴又以血帕大索於其主所求既遂變姓名購田室爲富翁矣蘇姓之妻女流爲乞丐傭於僕家僕艷其女中夜迫淫女手刃之并得其血帕控訴法官血帕爲證於是兩案並破事實既離奇曲折譯筆亦簡練明晰

奇情
小說

血巾案

吳縣宋紫珊
同譯
安吳胡寄塵

第一章

德國人有名皮理者。豪家子也。其父爲柏林大腹賈。性慳吝。善居積。家資已逾巨萬。推柏林富豪之冠。柏林著名股份公司。莫不有某之股票。獨力經營之事業。亦屈指不勝數。顧富翁之性。其貪心恒與其財力逐步而增。財力愈厚。貪心愈甚。日進而不知自止。必至全身血液凝結時。貪心乃與之俱消滅耳。皮理無兄弟姊妹。故某翁愛之甚。生平待人接物。凡費一錢。必較量再四。然後決之。獨

于皮理則無所惜。皮理十餘歲時。其母先逝世。十七歲。父又得重症。醫者言不可救。其父遂草遺囑。所遺財產若干百萬。悉付與皮理掌握。草畢遂逝。皮理如命承受遺產。顧不知保守之法。如票股等之財政權。又往往操於他人之手。皮理徒擁虛名而已。皮理倚賴成性。不知整理生計爲何事。出納無預算。任意揮灑。又有諂諛褻狎之友。日相與游嬉徵逐。遂倚之以爲活。如有數年。皮理漸覺窘迫。會計告報。所入恒不敷所出。顧豪華習氣。猶不稍減。又數年。愈不能支。所有產業及股份票。乃紛紛盡入他人之手。當時豪奴密友。星散已盡。除孑然孤影。隨身而行外。無第二人親近皮理。而慰藉之也。一日者。爲西歷十二月中旬。朔風凜冽。寒氣砭人肌。

骨。雪片飛舞空中。其大如掌。柏林市上。人跡罕出。方屆黃昏。已蕭條無行踪。惟積雪皚皚。使道上電燈無色。街頭警卒。畏寒而深匿。不敢露其面於木屋之外。隱隱聞寒犬吠聲。自遠村而至。苟非市上塵囂皆寂。此聲安得聞哉。此時皮理獨躑躅於皇后街上。迎風雪而與之相抗。一若不知其寒威者然。蓋皮理無家可歸。其所謂家。卽偏僻街弄。人跡少至處。可以安身者是也。相習已久。故此行殊無他苦。惟寒氣甚烈。非破衣所能禦。思得一杯酒以溫血脉。試探手囊中。除燒殘之紙烟外。更無一銅幣觸其五指。市肆均已嚴扃其門。惟酒家門尙未閉。然皮理徘徊門外。探首而內矚者再。終不敢輕舉一步踏戶而入。忽有人忽忽自街上過。高張其大衣之

領護兩腮與兩耳。直及於頂。步趨甚速。然皮理覲面遇之。自其領之兩端相距約空數寸處。識其面目。知爲舊友。蘇樂急呼之曰。蘇樂君。久不相見。今往何處去。蘇樂曰。歸家耳。皮理曰。如此寒宵。獨不畏冷乎。蘇樂曰。然。吾畏冷。故急欲歸家。與妻子共圍爐火。行再相見。恕不陪君矣。言罷欲行。皮理急止之。曰。蘇樂君。予方欲沽飲。苦無良伴。曷與君偕行。蘇樂曰。妻子待吾久。吾不能留。容明日與君暢飲。皮理曰。君固重妻子而輕朋友者乎。果爾。予不復留君矣。皮理如是言。顧雙手仍堅握蘇樂之衣。若恐一縱而即逝也者。蘇樂聞皮理言。無以爲答。遂同入酒家。蘇樂猶自語曰。酒能誤人。吾宜自慎。誰知旣入酒樓。不復能自立。不覺大醉。而憑空禍事。遂以

造就。

第二章

蘇樂者亦柏林人。供職於某某廠中。家有妻女。藉蘇樂得工資以度日。或有不敷。則妻女從事縫紉以補助之。故已足以度其優遊之歲月。蘇樂除星期及特別假期外。每晨以七時出門。晚六時餘而歸。如是者習以爲常。未嘗或早亦未嘗或晏也。是日以廠中他事牽制。出廠已晚。預計抵家當在七時後。故急趨之。不意途遇皮理拉與同飲。蘇樂本不常飲。故一飲遂醺醺就醉。既醉。家事亦忘之矣。其妻待蘇樂不至。慮有意外事。召其女而語之曰。爾父平日以七時出。六時歸。未嘗或自踰其限。今猶不歸。何也。得毋爲風雪

困乎。其女漫應之曰然。又曰。爲時尙早。姑待之。蘇樂夫人曰。爾試視時計。此時或已屆八時矣。女果視時計。然後答之曰。去八時僅十分。蘇樂夫人躊躇曰。容吾偵之。何如。旋又曰。吾決往偵之。于是攝衣出門。踽踽行風雪中。一無所遇。最後過一酒家門。聞樓上喧囂聲。一人呼曰。蘇樂君。人生在世。諸事如夢幻。不如付諸一醉。又聞蘇樂答曰。君言甚是。如吾之終日營營。與人較錙銖之利。不足供妻子一飽。猶不若君之逍遙街上。無所拘絆也。蘇樂夫人聞之。遂登樓呼蘇樂。蘇樂方言及妻子。若有怨妻子爲累之意。驟聞其夫人呼。自疑夢境。然回視其妻已亭亭立己側。曰。宵深矣。胡猶不歸。蘇樂曰。偶然踰時而歸。曷足爲怪。何必入酒樓促迫。皮理見此。

狀。則戲語蘇樂曰。早知勞尊夫人久盼。吾何必邀君來。蘇樂夫人流眸視皮理。見其衣服襤褸。露不屑狀。私問蘇樂彼何許人。蘇樂曰。是吾友也。又曰。賓客之前。爾何得促吾歸。不慮爲人竊議耶。卿先行。予即至矣。蘇樂夫人辭蘇樂與皮理而去。蘇樂酒興已作。沈沈將睡去。以一手支頤。一手猶持杯。顧神不相屬。若已忘其杯中爲何物也者。皮理見此狀態。急呼酒家傭來取資。故高其聲。使蘇樂聞之。酒家傭至。皮理探手于囊。作摸索狀。蘇樂急起止之曰。容我作主人。皮理遂握空拳。出其手于囊中。蘇樂付酒資畢。已沈醉不能成步。皮理扶掖之下樓。行不數步。蘇樂倒雪中。不復能行。皮理喚之。亦若無聞。蓋已睡熟矣。皮理遂堅守之。以待其醒。時或散

步于附近三數步左右。若衛隊之遊弋者然。然夜深誰復有間醉人者。斯時雪漸止。月色大明。照地上纖毫畢現。顧寒威亦較甚。尖風如利刃穿襟而入。皮理苟非顧蘇樂者。已尋僻陋之所。酣眠去矣。

第三章

時柏林自皮理之父謝世後。繼起而執商界牛耳者爲錢愚。錢愚之爲人。貪得無厭。甚與皮理之父相似。而頑固猶復過之。惟與人約言。從未失信。此一端爲其特別異于人處。以此得同業之信任。因而操商界大權。是故以一負販。不十餘載。居然擁巨貲。操縱一市之金融機關。商會中有特別事發現。衆人紛爭相議不能決。必

詣錢愚。乞其調解維持。錢愚一言出。人無敢竊非之者。錢愚情極迂笨。平日與富商巨賈酬酢。未嘗備一樽酒。一片麪包。非特吝嗇。亦以防他人窺其家計之足。又時慮他人暗謀己產。凡公司田莊往來文件簿據。均親自理之。不肯假手於人。故外人但知其富。畢竟無從窺其產業若干。其文件簿據等。深藏一小皮囊中。夜則枕之。晝則懷之。有時屏棄左右。始敢而一視。雖妻子不許之見也。錢愚之性如是。故落落無友。非人不樂交。錢愚深慮一交友。或將露其秘藏。乃甘自寂寞。不與人往來。然獨與某公司之書記萬滔亞善。萬滔亞者。狡人也。初在鄉間。無賴甚。因某某之介紹。來柏林某公司。充當庶務員。萬滔亞事事迎合公司總理之意。因大得

其信任。明年遂升至書記。凡公司中機密事。爲總理所知者。萬無不知之。有時總理與他人交涉。亦令萬代之。輒能辦理得當。幾幾以書記之名代理總理之事。因公司中之交涉。亦時時以代表總理之資格。得與錢愚相遇。萬滔亞熟知錢愚之性。遂隨事迎合。以籠絡之。凡有交涉。故損公司以益錢愚。公司中人未之知。或知亦不敢言。錢愚深喜萬之長厚。可與議事。有時不樂與某公司總理見。必得萬滔亞來而交涉始解決。萬亦知屢屢虧折公司。將被人議其後。于是潛以他處交涉所得之利益。以補此損失。通盤計之。公司仍有盈餘。于是讒言遂不得起。萬滔亞與錢愚往來兩年。錢愚之落寞。不願與人爲友者。居然破格。以交萬滔亞。然二人交誼。

仍極秘密。他人無有知其相契若是之深者。久之錢愚仍疑萬滔亞非忠厚者。流乃設計試之。故授以機會。使萬滔亞得舞弊而攫巨款。然萬已早窺其意。不爲錢愚之計所中。錢愚遂與結生死交。而其秘密文件。萬有時亦得窺其一二矣。

第四章

萬既習知錢愚性。思苟錢愚一旦逝世。則其秘密簿據。除已一人外。他無知者。是無異舉其辛苦經營之產業拱手而讓之於己。然錢愚方盛年。待其壽終。尙未知在何時。或者突遇意外之事。以損其天年。則亦得稍稍縮短纂奪之期限。然此固屬不可知之數。無已。其惟劫殺之乎。於是遂蓄殺念。輒藏一短匕於襟袖間。伺隙而

動。然深慮錢愚死後。德國偵探可畏。或不能晏然享此篡奪之產。以是欲止者再。然大利所在。終不能一刻剷除貪念。而短七亦不去身。如是者約一載。錢愚固日日在懸刃之下。猶復蠢蠢然不知所懼。日計其營業之盈折。輒曰。萬滔亞我良友也。一日錢愚以他處股份受損。焦灼形於顏色。凡平日于經濟上與有交涉者爭來慰藉之。亦藉此以覘錢愚之顏色。似此損失者曾足以令其恐慌否也。實則所虧者約二十萬馬克。在錢愚不足損其毫末。然錢愚鄙吝成性。一旦驟虧此巨款。安得起恐慌。先自計曰。似此二十萬當如何始克彌補。殊屬難料。幸而能彌補。固爲快事。然試使先無虧折。則不又增二十萬乎。他人慰藉者紛然。錢愚略不與酬答。

惟日盼萬涖亞來。而萬獨不至。越一星期。萬始貿貿然來。錢愚曰。萬涖亞君。若知我遭敗落乎。萬曰。知之。錢愚曰。亦知之耶。何不來慰我。萬曰。慰先生者衆。何待我。雖然。彼輩作何言。錢愚蹙然曰。是誠令人厭。彼謂區區者何足過慮。窺其用意。非誘我入於放誕之途。卽嘲我也。萬涖亞撫然曰。然哉。然哉。小人之心。大抵如此。吾正恐其幸災樂禍耳。曷能爲先生謀。錢愚曰。若然。君能爲我謀乎。萬低語曰。已略有端緒矣。錢曰。邇來當勞瘁甚。無怪乎無暇顧我。吾甚感先生愛我之厚。雖然。先生亦知所失之巨耶。彌補亦豈易事。萬涖亞伸其二指曰。二十萬乎。錢愚曰。然。雖然。計至今日。并其息而數之。已逾此限矣。萬涖亞微笑曰。先生姑待之。機會若好。盈餘

當有此數。言時伸其三指。蓋表示三十萬意。錢愚曰。若然。吾運尙非乖。然是何貿易。先生請告我。萬滔亞曰。此非一言所能盡。尙有種種函件。存吾家中。當悉付先生閱。其中猶有須商酌處。先生苟有意經營此貿易者。我今晚當備一樽酒。邀先生過存寒舍。錢愚曰。甚佳。言畢。萬滔亞興辭去。臨別。顧錢愚曰。行再相見。晚八九時待先生于舍間。

第五章

是晚蓋卽皮理拉蘇樂買醉之夕。門外積雪已三四寸。錢愚御重裘。冒寒驅車。輾積雪上。比至萬滔亞家。已九時後。萬滔亞早治酌以待。錢愚數數問日間事。萬故遲疑其說。但徐徐曰。如此寒夜。非